



# 云端上

■王同富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当迈上最后一个台阶,云雾散开,哨位出现在云端上,81岁的朱老已是泪流满面。“40年了,一号哨,我来看看你了!”

—

乘火车,坐轮船,再倒公交车,朱有时终于抵达兵城。他拉开旅行袋,掏出一块面包,虽早已饥肠辘辘,可他的吃相依旧斯文。

过了一袋烟的工夫,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手帕擦了擦嘴角,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。他把围脖甩过脖颈,一双大眼四处找寻起来。

车站小广场上,一个身披军大衣的汉子举着个纸壳,上面歪歪扭扭写着:接朱有时。

“我是朱有时。”他奔了过去,伸出右手。

“你好!云端哨所欢迎你。”“军大衣”伸出双手握住了朱有时的手,黝黑泛红的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。

这人双手粗糙,手上伤痕累累,手指头上还贴着胶布。朱有时过电似地抽回手,抓紧自己的行李。

“请跟俺来!”“军大衣”不由分说接过朱有时的行李,带着他向车站广场边走去。

“军大衣”把行李扔到车上后,朱有时瞅着眼前的木板车傻了眼:一匹白马驾着车,另一头黑毛驴拉着套。

“这驴车……”朱有时卡了壳。他不情愿地上了车,双眉耷拉成“八字”,眼睛也暗淡了下来。

“什么驴车?马驾着车,就是马车。”“军大衣”解开拴在路边老槐树上的缰绳,“喂,驾!”

白马“哒哒、哒哒”小跑起来,两袋烟工夫,便奔向了山道。

山道弯弯,“军大衣”坐在马车前板旁,马车上的朱有时一路无言。“军大衣”

送上前线,送到解放军战士们的手里。那时的她,每天都在暗暗祈祷:“希望解放军能打胜仗,希望哥哥能穿着我做的鞋平安回来。”

1947年11月5日,城市攻坚战正式打响。

姥姥整夜睡不着觉,一闭上眼睛,好像就能看到战火纷飞。她害怕,怕哥哥再也回不来。

于是姥姥也学着大人的模样,在神龛前点燃一炷香,祈祷菩萨保佑哥哥,保佑他们的解放军。

战争胜利的消息和哥哥牺牲的消息同时传来。部队的同志说,哥哥“倒在了

最后冲锋的路上”。

故事讲完,姥姥噙满泪花的眼中带着笑,“看你穿军装的样子,我总想起我哥哥,想起那段为革命拼命的日子……那是我这一辈子,最大的荣光。”说罢,她又拿起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,轻轻擦拭。

朝阳爬上树梢,照在“光荣之家”上,4个鲜红大字在晨光中熠熠生辉。

## 丹心

■孙佳欣

这是很多高原军人给我留下的印象:红脸膛、糙皮肤,一口白牙笑得腼腆,一双眼睛比班公湖的水还清澈。

高原红不仅印在他们的脸上,亦烙在他们心中,融进热血。《云端上》的哨长如一株质朴的劲草,长年坚守在一号哨所,也培塑着后来者的血性与担当;《高原红》中的烈士高山,用自己的生命

诠释着身为军人的奉献与牺牲。

他们的心火热赤诚,感染着身边人,激励着后来者。朱有时成长后独当一面,哨长的儿子也将要登上“云端”;高山家人把捐款全部捐给了抗美援朝老军人和烈士遗属;姥姥回忆往昔支援前线的岁月,欣慰“我”又将荣光接续……

就如余光中在一首诗中写道的:“下次你路过,人间已无我。但我的国家,依然是五岳向上,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。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,向着热腾腾的太阳,跟你一样。”

热腾腾的不只是太阳,还有军人的一颗丹心。

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前阵子休假回家,我看见武装部发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子被姥姥摆在了家里的重要位置,她还给我讲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故事……

那是1947年解放石家庄战役的前夕,兵员紧缺,急需补充。各家各户都争相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,为的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,早日解放石家庄。可姥姥一家5个孩子,只有1个男丁。彼时,民间“传宗接代”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,曾祖父父母无论如何也不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参军。

这时,姥姥一向沉默寡言的哥哥忍不住开口了:“我要去,我不怕死!”

那天半夜,他收拾好行李,悄声叫醒4个妹妹:“我要上前线了,你们照顾好爹娘。”说罢,他不等妹妹挽留,便翻墙而出,趁着暮色追赶解放军的队伍去了。

翌日清晨,得知儿子离开家的消息,曾祖母哭昏了过去,曾祖父叹道:“罢了,孩子大了,就由他去吧!”

“最后一粒米送去做军粮,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,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,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”,这首歌曾在支援前线的队伍中广为传唱。大战前夕,当地许多老百姓都自发加入支援前线的队伍中:运粮草、做衣裳、挖战壕……他们喊着“不掉队、不逃跑、完不成任务不回家”的口号涌向前线。整个华北地区支前氛围空前高涨,姥姥一家人也跟着忙活了起来。

当时村里组织了运输队,曾祖父母念着参军的儿子,二话不说就带着几个女儿加入支前队伍,姥姥排行老么,被留下看家。姥姥不服,“他们能干的,我也能干!”

拂晓,大人们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,姥姥像往常一样准备好一家人的早饭,借口说自己去择菜,却偷偷藏在装着物资的竹筐里。到了运输集散点,大家一清点人数,才发现多了一个孩子。

讲到这儿,姥姥浑浊的双眼突然有了光,语调也上扬了起来。

“那会儿我才15岁,别看我个子小,力气可大哩。”姥姥说,十几里地、上百斤的物资,放上独轮车,她一个人就能推着跑。那时运输队队员们不仅要背着自己的行李、口粮米袋,还要推独轮车、扛担

架。姥姥跟着运输队,没日没夜地穿梭在支前的路上。每天行军近百里,许多人脚上水泡长了又破,破了又长,队伍里几乎没有人吃过一顿安生饭,睡过一个囫囵觉。尽管如此,却没有一个人有怨言。

一日,姥姥同往常一样,推着独轮车运送物资。不料路过一个泥坑,车轮“啷当”就陷了进去。眼看物资要全部散落,姥姥条件反射地伸出左腿,用小腿撑住了将要倒下的独轮车。可小车实在太重,物资虽保住了,姥姥的腿却受了伤,从此走路一瘸一拐的。她摸了摸大半辈子也没有打直的左腿,对我



## 姥姥的荣光

■冯坤昊

说:“这就是我当年被车子压到,落下的病根。”

没法跟上运输队,姥姥就在家自发给他们纳鞋底、缝衣服。“我的手可巧着呢,我纳的鞋底整个村都说好!”姥姥自豪地说,“后来村里成立女红组,我第一个申请加入。在十里八乡组织的女红比赛里,我还拿了大红花!”

她知道,她们做的棉衣棉鞋都会被

## 精短小说

生活,远比小说神奇

作为团部宣传干事,我被抽调到军史编辑小组,工作任务是整理资料。在“八一”节前出一本军史资料集。本来一切都挺顺,没想到在整理一位牺牲的烈士高山时,却因资料太少,卡了壳。

高山,阿里守边战士,只存有一张照片。照片上,他稚气未脱,咧嘴笑着,黝黑的脸蛋上沾着两团红斑斑。

我找到当时参与救援的副班长方向。方向说,高山班长是在帮悬崖边陷入雪坑的汽车脱困时,意外坠落而牺牲的。

“去年冬天,高班长带队巡逻。天快擦黑时,突降鹅毛大雪,路遇一辆乘坐十几人的中巴车,车子陷入雪坑。他让我带队继续巡逻,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帮助司机脱困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方向眼圈红了,“半个小时后,我们接到险情报告。等赶过去,就见他被两根树枝扎成的简易担架抬着,脸色青紫,气息微弱,还没等来救护车,就……一句话也没来得及留。”

我又联系了中巴车驾驶员。

“那天黄昏,雪下得又急又猛。车遇到一个陡坡,右后轮打滑,陷进了雪坑。开始下来几个成年男人推车,半天车纹丝不动,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,风像刀割一样,老人孩子都有些挺不住了,我急得满头大汗。”驾驶员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雪黄昏,“那位执拗的班长让我稳住油门,他把军大衣垫在车轮下,和大家伙用力推车。我在倒车镜里,看到脏雪和泥水溅了他一身。大约过了十几分钟,汽车终于脱困……可是他,却意外摔下黑洞洞的悬崖……当时,我们没有人知道他叫啥。后来才知道,那天正是他休假回家和家人团聚之前的最后一次巡逻……”驾驶员哽咽了。

几经辗转,我在四川广元青川县,见到了高山的妻子原青。

原青说:“我打小喜欢红颜色。家乡果园的苹果红,天安门前飘扬的国旗红……当我见到高山哥脸上的高原红,觉得特别亲切。结婚5年,我们只见过3次面……前年我去看他,没想到在距离他的哨卡不到1000米的地方,遇到雪崩,只能和另一个军嫂选择返回……平时我们电话联系也不方便,农闲时想他

怎么跟想象中的哨长不一样?不过哨长亲自来接,自己果真被他当成了“宝贝”。

朱有时是被哨长搀扶着登上一号哨位的。哨位上云海翻涌,白雾笼罩,朱有时像是登上了一处无人的仙境,张着嘴半天也说不出话来一句话。不远处,一个半地下的洞口卧在那里——那是他以后的“家”。

“咱们到家了!”哨长大声说道。一周后,是1965年的元旦。

三

时光匆匆,转眼5年。

1969年隆冬,朱有时参加任务后返回云端哨所。下午抵达云端哨所后,他换上靴鞋,开始向一号哨位攀登。他边赶路,边掏出一块冷馒头啃了起来。

天渐渐黑了,朱有时裹着大衣躬身迎风在山谷中前行。那风似乎也怕冷,争先恐后地钻进他的大衣领“取暖”。朱有时正打盹,突然听到声声嚎叫,他的心悬了起来。

前方就是“狼窝岭”,常有狼出没。雪花打在脸上,朱有时看到一对绿莹莹的光点正向他靠过来。他跌了跌靴鞋壮胆,“饿狼!过来吧!我不怕你!”

眨眼间,绿光越来越近。他突然想到身上有为哨位上的战友带的干鱼,便掏出一条向远处丢去。绿光一闪,一阵狼嚎。他趁机猛跑,可绿光紧追不舍,他又掏出一条向前丢去,又一阵狼嚎……

不一会儿,一兜鱼所剩无几,可绿光还紧跟着他。

朱有时冷静下来:他走之前给哨长打过电话,哨长肯定会派人来接,只要赢得时间,就不会出大问题……如出一辙,就同狼决一死战!主意打定,朱有时想起野兽都怕火光,他脚下有靴鞋的冰刀!他飞快脱掉大衣放在山石上,拼出全身力气用冰刀对着大衣布料向山石猛摩擦,终于“咻”一声,火花迸出。见到火光,那团绿光停住了。扯着烧起来的大衣,朱有时假意扑向绿光。狼害怕了,发出低吼声,用爪子抓着手,呜呜呻吟着,

一阵风袭来,把一片翠绿吹弯了腰。似乎是老哨长看见了久违的故人,以此回应。

“高原,你半辈子守山头。下山了,也忘不了云端上的战友,梦里还总念叨他们……现在,云端上的战友来看你了。”桂花嫂子流着泪说道,“咱小凌云也当兵了,说将来也要去云端上呢!”

“上云端……”时光蓦然回转,朱有时仿佛又回到了那天,他自军校来云端哨所报到,那个接站的红脸膛汉子赶着驴车,把军大衣扔给他御寒……

高原,是老哨长的姓名。在一次巡逻中打退了狼王,从此大家都叫他“高原狼”。

一束阳光穿透云层,照射到坡地上,乌云消散,万里晴空。



## 高原红

■张中杰

了,我就给他写信。他再忙也会及时回信,他怕我等太久……你看高山留给我们娘俩的,只有这一摞书信。最后一封信,他说不论我生男生女,都叫高原红。”原青泣不成声,“高原红,我喊起来会想念守在高原的高山,他叫起来会想念我和家乡的苹果……”她怀里的女儿也受了惊,哇哇地哭了起来。

我又联系当初采访报道的记者凌风。

原青是我爸战友的女儿,当初她参加征兵志愿者服务,看到高山的照片,一眼就喜欢上了。后来鸿雁传书,两人喜结良缘……结婚第5年,高山要回家休假,一家人盼着团聚呢,却等来他牺牲的消息。家中70岁的老爹老娘,还有原青和她腹中尚未见上一面的宝宝,还都盼着他回家呢……

凌风抹了抹眼睛继续说道:“可当我采访高山乡下的老爹时,他望着天边的火烧云,怔怔着发呆。他说高山娃子值啊,1个人换16条人命……”

在县里的一所展览馆,我见到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李局长。

“我们收到了各方给高山遗属的捐款,共计20多万,可原青一家,非要让我们代捐给全县健在的9名抗美援朝老军人和烈士遗属……”我仔细观看着展馆

玻璃下高山和原青的照片:穿着军装的高山英气逼人,一身红裙子的原青羞赧浅笑。两人对视,高山脸上的高原红映着原青的红脸庞,喜气洋洋。

望着照片上那灿烂的一抹红,我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。

本版插图:赵瑛鹏 王忠明  
图片制作:陈新阳



第6104期